

阿姆貢團的誕生

法捷耶夫著 李復民譯



時代出版社

阿 姆 貢 團 的 誕 生

法捷耶夫著 李復民譯

現代出版社

——奉獻給伊戈爾·西比爾采夫——

這個團的真正名稱原是第二十二阿姆貢步兵團，同時團裏的戰士，在一切正式命令中都叫做人民軍。但是這些人，不出山嶺將近一年、餵養了無數的蟲子、踏遍了從結雅河諸源直至阿穆爾河口的大森林中的小徑，已經習慣於無政府狀態和不受拘束的處境，他們對秩序和紀律是十分畏懼的。他們覺得那新的名稱，而且主要的

● 阿姆貢團——這個團的名稱係根據阿穆爾河（在我國邊境的部分叫做黑龍江）下游將近入海口處之支流阿姆貢河而來。阿姆貢河是現在下阿穆爾州東南部之大河。它流經古查、烏丁斯克等處向東北流入阿穆爾河。

● 人民軍——作者原註：『一九二〇年時我們在遠東的軍隊不叫做紅軍，叫做人民革命軍。』

● 結雅河——阿穆爾州東部大河。它由北向南流向中蘇邊境，在海蘭泡（布拉克威臣斯克）附近注入阿穆爾河。

是那新的番號，彷彿會侵害他們那經受無數困苦而爭取來的自由。因此，第二十二阿姆貢團的戰士們就繼續自稱為游擊隊員，而且把自己的團按照老隊長的名字，乾脆叫做謝緬楚克支隊。

爲了新舊名稱，引起了執拗而又無情的鬥爭。主張用舊名稱的，有以團長謝緬楚克爲首的全團戰士，主張用新名稱的呢，那就只有團政委契爾諾科夫一個人。

力量的對比是不平衡的。這不僅由於契爾諾科夫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，而且由於事情是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地方：那兒的白天很短夜晚很長，樹林濃密而且蒼鬱，空氣由於泥沼的蒸發變得潮濕而且有害，樹林中的野獸極其兇猛而且毫不怕人，而人呢，也變得像野獸一樣。

謝緬楚克支隊顯得比阿姆貢團更有力量。凱特羅伐亞溪⑤附近大敗後某個多霧的早晨，這場變故就在紅色戰綫的左翼陣地上發生了。

⑤ 阿穆爾河——我國叫做黑龍江。係中蘇邊界上之大河。該河向東流至伯力（即哈巴羅夫斯克）附近，匯合

自南向北之烏蘇里江後折向北面，在廟街（即尼古拉耶夫斯克）附近注入韃靼海峽。

⑥ 凱特羅伐亞溪——那是伊曼附近烏蘇里江上游的一條支流。

在一所腐朽的、滿生着青苔和黴菌的、獵人過冬的木屋旁，謝緬楚克支隊的人聚集起來開會。

『他們要把我們領到哪儿去？』一個高踞在樹樁上的、頭髮亂蓬蓬的漢子叫道。那傢伙好像是一個瘦骨稜稜的兇神惡煞，從頭到腳掛滿了已有半年沒有更換的衣服底破片，他的神態活像一隻被追逐的大森林中的狼。

『把我們領到真正的死路上來了……我們被出賣了……海參威被佔領了，斯巴斯克！普利莫爾斯克被佔領了，伯力被佔領了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伊曼——也會被敵人佔領，還叫我們上哪儿去？我們——是游擊隊員，是阿穆爾州的人。我們曾經爲了自己的麵包和家人，在山嶺裏受冷挨凍。現在可到了回家的時候了！我們』

① 海參威——係濱海邊區之中心城市。蘇聯遠東海軍根據地。

② 斯巴斯克——普利摩爾斯克——舊濱海州之城市。現在已改名爲斯巴斯克——達里尼。

③ 伯力——今哈巴羅夫斯克邊區之中心城市，位於阿穆爾河和烏蘇里江合流處。

④ 伊曼——也有譯作呢瑪的。濱海邊區烏蘇里江旁之大城市，在興凱湖北面。

⑤ 阿穆爾州——蘇聯遠東區的一州，和我國黑龍江省相接，中心城市是海蘭泡（即布達拉威亞斯克）。

餓蟲子已經餓得夠了，讓我們上阿穆爾州去！那面也是蘇維埃政權——而且是我們親自建立起來的。讓濱海州的人自己去保衛他們的家鄉吧！……讓契爾諾科夫自己……讓他和他的臭魚一起去打仗吧！……」

於是，從亂七八糟的人羣那兒，從惡狠狠的臉、破爛的外套、刺刀、子彈帶、子彈盒以及被便溺沾污了的潮濕的樅樹枝混和成一個露牙切齒、滿生硬毛的人臉似的東西的地方，傳來了呼喊：

『上阿穆爾去！上阿穆爾去！』

『打——夠——了——仗——！』

『可是你們怎麼上阿穆爾去呢？』契爾諾科夫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說道。『首先，我們不能穿越前綫；通過霍爾沼地呢，更不可能，只留下了烏蘇里江一條通路。但你們怎麼能渡江呢？應該知道，那邊沒有輪船……』

● 濱海州——即現在的濱海邊區。以海參崴為其中心城市。濱海邊區東面臨海，南面與朝鮮接界，西面和我國接界。

● 霍爾沼地——烏蘇里江支流霍爾河下游的沼地，在伯力西南。

『胡——說！』人羣中有人喊道。『你想騙我們……有輪船的……不然物資用什麼撤退的？你這無賴！』

『但那艘輪船不會裝載你們……』

『讓我們自己把那艘輪船搶過來！』

『它老是裝載得很滿很滿……』

『我們可以把船上的物資卸下來……你以為這是什麼稀罕的事情嘛！』

『可是事情的實質不在這裏，』契爾諾科夫不肯甘休。『你們知道，我們會暴露陣地；由於我們的退却，會使全州淪陷……』

『但我們是什麼人——是你們的看守嗎？』那個頭髮亂蓬蓬的漢子竭盡全力喊道。『爲什麼你們濱海州的人不守住自己的地方？大概，他們正安坐在後方，穿得好，着得好……光是司令部裏的人，就多得不行了……』

『對，基留哈！……在後方……他們的馬褲有阿穆爾河那麼寬闊呢！』

● 烏蘇里江——蘇聯濱海邊區西南邊境與我國接界處之大江，由南向北，在伯力附近與自西向東之阿穆爾河（即黑龍江）合流後折向北方，稱爲混同江（蘇聯仍叫做阿穆爾河），注入韃靼海峽。

羣衆不肯聽政委的話。在昨天，他們爲了口糧和他爭吵時還感覺到他的力量，因而在當時勉強服從了他。但這已不是從前那種對老同志的自覺的尊敬，只不過是殘留下來的對長官的最後的一些畏懼心罷了。這在長官越是果決、勇敢而且嚴厲的時候，就越是要得明顯。但是今天，這一點已毫不起作用了。在今天，羣衆不但怕政委而且仇視政委。他已變成了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唯一障礙。問題已很明顯。這還用得着說麼？

『夠——了！』人們喊道。

『打倒政委！胡扯得夠了。滾蛋吧！』

在過冬木屋前面那道長滿野草的牆墩上坐着謝緬楚克。他在那兒等待着。在激動的人羣中，他那假裝出來的冷淡的態度，看上去顯得非常奇特。契爾諾科夫好幾次看到他向自己投來的、狡猾的、待機而動的瞥視，政委認爲他是唯一還能夠控制全團兵士的人。但是謝緬楚克不作聲。他自己也是阿穆爾州人，對戰鬥已感到了厭倦，而且羣衆的同情又是這樣的變幻莫測，他犯不着爲了別人的事情拿自己的威權去冒險。

● 牆墩——俄國屋子牆跟周圍用來防止寒氣侵入的一道土墩。

『上阿穆爾去！』成千人的本能的怒吼，衝破了密林，直傳到金色的阿穆爾的鎔谷裏去。

『喂，謝緬楚克，』契爾諾科夫俯身向團長說道。『如果他們走掉了——你得負責。』

謝緬楚克發出一聲嘲諷的冷笑。

『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我幹的是小事情。』

『胡說！』契爾諾科夫按捺不住了，『你要出賣整個陣綫……換取匪軍團長的肩章麼？……』

『什麼？！』

謝緬楚克跳了起來，好像被什麼毒蟲螫了一下。在他緊張的姿態中顯出了老虎的特點。甚至他那皮襖上的黃毛，似乎也統統倒豎起來，好像活生生的老虎毛。

『同志們！……你們聽見了政委的話嗎？你們聽見了這傢伙的話嗎？』謝緬楚克的聲音由於假裝的憤怒在發抖。『我們大家在山嶺裏吃了一年苦頭，在人家鎗彈的射擊下倒在地上，在泥沼裏淹死，餓飽了蚊虻，但結果我們反而變成了革命的叛徒！而』

他們，這些跑來趁現成、穿着呢制服騎在我們頸子上的傢伙，結果反而變成了救命恩人……滾你的蛋吧！」他惡狠狠地怒吼了一聲。

謝緬楚克粗壯的頸子，被殷紅色的筋脈鼓得脹了起來，他那寬闊的、顴骨高聳的臉充滿了血。

契爾諾科夫握住了連發手鎗向團長跨了一步。

『如果你想玩這一套……』政委懷着壓抑的怨毒說道。但是，一陣威嚇的怒吼，逼着他向人羣那兒回過頭去。從每一處，只要是能夠見到人的地方，不容情的鎗口和硬髭般的刺刀叢，彷彿都在望着政委。

『滾——開！』

契爾諾科夫插好鎗，把手從鎗套上挪開，對人羣研究了一會兒。在所有鎗口的後面，憤怒的帶着威嚇的眼睛，都在盯着他。

契爾諾科夫低下了頭，從牆墩旁慢慢地走開去。

『紅色戰士們！』謝緬楚克喊道。『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，你們也永遠跟着我……聽我的命令！整隊！』

來復鎗一一放了下來。從人羣中鑽出了連長。

『第一連，集合——』

『第二連！』

各個連隊連忙排好了隊伍，自然，都是馬馬虎虎的。接着，隊伍就循着泥濘的道路向一個小樹林爬行。政委那裝有鞍子的馬，竭力地嘶叫着，一面在栓馬的地方亂闖。由於幾百隻人腳的踐踏，矮矮的小樅樹不住顫抖着。

『最好把來復鎗上了肩……』有人猶豫不決地說道。

『還來這鎗上肩的老一套嘛！』傳來了不滿的低吼。『我們把鎗掛在腰帶上一樣能帶着走。還是舊政權嘛？』

『你們已對我們發夠了命令，夠了！』

留在過冬的木屋旁的政委，在遠去的人聲中聽出了這樣的調子：那是激欣的激動，也是天真的、幾乎是孩子氣的確信，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災難和困苦終於這樣的結束了。

契爾諾科夫的馬被韁繩絆住了。馬唇上泛着白沫，牠可憐地噴着鼻息。

『輕些，你——你！』契爾諾科夫憤怒地喊道。

他用馬鞭在瘦削的馬屁股上抽了幾下，用盡他所知道的最下流的話破口大罵。那無可避免的問題——怎麼辦？——像螺旋釘一般直鑽到他疲乏的頭腦中去。他開始坐在牆墩上思索。這並不是一樁很愉快而輕易的事情。政委已有兩晝夜沒有睡覺了。太陽穴裏彷彿有錘子在敲。他用他那巨大而又粗糙的手掌，緊緊地抱住頭，於是他那乾燥而又蓬鬆的、彷彿像衰老的母鹿的毛那樣的頭髮，就在頭上聳起好幾撮可笑的冠毛來。草綠色的制帽落在他的腳旁，沼澤中的紅螞蟥已在它裏面做了主人。喧鬧的腳步聲和人聲早已在遠處消失。只有在胡桃林裏，小眼睛的松雞在泉水旁羞怯地啼叫。在紅色戰綫的左翼陣地上，阿姆貢團的政委已完全變成了一個孤零零的光蛋。

他慢慢地解開了鎗套，抽出了連發手鎗。他好一會很感興趣地注視着：那抹過油的黑色鋼管怎樣像綬帶似地發着光；接着，認真而且若有所思地扳起了冷冰冰的鎗機。但他並沒有立刻發射，而是決定再等一等，再考慮一下。他有一種只決斷一次的習慣，也因此，這決斷往往得經過好幾次非常慎重的考慮。

於是，真的，他的念頭轉變了。

『不可以這樣，』他嚴厲地看着馬說。但政委這話並不是對馬而是對自己說的。『不可以這樣，』他又大聲地重複道。『你反正是要鎗斃的了，但你有責任把這一變故預先報告上級。』

契爾諾科夫用大姆指扳着連發手鎗的鎗機，恢復它原來的位置，接着把手鎗塞到鎗套裏去。但在他的動作之中，看不到絲毫的激動和恐懼。他從地上拾起了制帽，開始用潮濕的樅樹枝把它拂乾淨。他甚至不願意讓自己在服裝上面顯出任何驚恐的痕跡。是的，他控制不了這個團，雖然他本來應當控制它；但這並不是說，其餘的一切就可以放手不問！

契爾諾科夫解開韁繩，跳上馬鞍，騎着馬上了大路。馬兒向團隊離去的方向掙扎着，但契爾諾科夫逼着牠向另一個方向走。他們在原地盤旋了一會兒，直到馬兒開始明白形勢已經有了變化。

那時候，馬兒似乎對主人覺得很抱歉，於是牠咬緊了馬勒子，直向貝伊楚哈車站上的前綫司令部飛跑。

伊曼城工農報的戰況報導中寫道：

『五月二日，我軍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下放棄凱特羅伐亞溪交車站，撤至貝伊楚哈車站一綫。敵軍更進一步之軍事行動已被阻止。』

北綫司令讀完了戰報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一下。這是藏在鬍鬚裏的苦笑。他比任何報紙更明白：凱特羅伐亞溪的敗退，事實上就等於紅色戰綫的總崩潰。敵軍的行動根本沒有被阻止過，只是他們自己停止了前進，因為他們害怕把兵力分散到許多交車站上去。

在司令的想像中，老是橫着這麼一大片阿穆爾河的豁谷。沿着這個豁谷，戴黃色交車站——那是單軌鐵道上列車等待來車過去的岔道所在地的小站。那種岔道在交通上的術語叫做『特避綫』，交車站就叫做『避車站』。

軍帽的矮人所聚集成的，好像鏈條、方塊和直綫一般的軍事隊形，開始很有把握地推進。他們使凱特羅伐亞溪戰綫的守衛者大起恐慌。然後……跟着這一不可遏止的極度的恐慌，大砲、來復鎗和軍火都拋棄了；爲了每一個火車頭、每一節車廂、每一輛雙輪車，在自己人中間發生了無情的鬥毆；人們的臉是昏憤而又充滿了驚懼的，是汗涔涔的、疲困的而且是失去了人相的。當司令部的那節車子最後駛到貝伊楚哈車站時，司令看見月台上站着一個乾癟的、皺紋滿面、鬚鬚蓬鬆的老頭子，用鈎屈的手指威嚇着他們而且濺着白沫喊道：

『逃兵……我們給你們衣服，我們給你們麵包，你們却要把我們出賣給日本人麼？你們不得好死！……你們，連你們的子孫統統在內！』

現在，不僅是在濱海州，而且是在阿穆爾河的那一岸，在沿貝加爾湖和外貝加爾一帶，『凱特羅伐亞溪』已變成了一個否定的名詞——倉惶逃遁、懦怯和無恥的象徵。

前綫司令看了看地圖。在這個糟糕的地區中，連軍事地圖也談不到確切的測定。

● 貝加爾湖——在今蘇聯布利亞蒙古自治共和國西部。